

歷世真像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漢八

游雲山聖身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值西晉末中原亂離饑饉疫疾交作民多斃無救纂憫之遂於靜室飛章告天而泣涕不已後三日室中有光如晝已而祥風景雲紛紛空際異香天樂下集于庭先有介金執銳之士三十餘人斯須珠幢寶幡霓羽節導從前後又四青童執花棒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雲錦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餘人立屏左右若有備衛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俄而笙簧之音自西北至五色祥光灼燦流映一人佩劍持簡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于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道君據坐有二真人二天帝立侍焉纂拜手跪伏而前道君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剝心杖血感動幽明地司列言吾得以鑒盼於子纂禮謝畢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

而五行為之君五行互有勝負各有成衰代謝推遷氣與生之相續罔不容息億劫已來未始暫輟得其生者合於至陽昇天而為仙得其死者淪於至陰在地而為鬼鬼物之中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橫害於人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淳源既散澆偽日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炁魔鬼之徒與歷世以來敗軍死將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為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如王翦白起從來將領生為兵統死為鬼帥有功者遷為陰官殘害者由屠魔屬乘五行敗氣為瘴為瘴然吾以陽威憚之神呪伏之自當弭戢今以昔於杜陽宮所授真唐平神化神呪二經復授子行之可拯萬民即命侍童披九光緜以二經及三五大齋訣授之曰勉而行之陰功可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纂按經品齋科行世江表自是疫癘不復作矣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粗水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常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釋教書云晉年太史秦虎云仙人呈現常有高士入境虎物州郡有異人今啓開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單道開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教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殫發爾乃為之贊云云出晉書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單道蓋稚川既為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

無所為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
道開贊然宏嘗為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
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不復見於世遂作
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世之好
奇者云作道開贊曰世人若柔剛則吐之是
抄爛飯口如牛呵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
食石如嚼餅餌此乎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
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
以礪厥齒出原詩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輕舉止醜形貌滑
聲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然不
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擊屋穴居弟子數
百人亦穴處一云嘉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
改其服顏色日少季龍之末棄其徒潛于終
南山結菴而止門人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
好尚之士師宗問當世之事隨問而對好為
譬喻如調戲者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
人真能曉過皆有驗人候之至心則見不至
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

其水者終不及企而取水架愈高而屋亦不
大履杖諸物亦然秦符堅累徵不就堅誇大
舉南征以茅融為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
堅大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東行數百
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素冠履而歸下馬踞
床而不言堅宋人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如何嘉
曰未決堅欣然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
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矣在未年也以秦
居西為金晉都南為大火能鑠金也嘉尋移
嵩高山姚長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將殺登

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長大怒曰得當云得
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長先使人隴右
逢嘉將兩弟子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
使書與長長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屍各
有竹杖一枚長尋亡嘉者拾遺記十卷多紀
異事見行世

孟欽

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
之符堅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符融誅之俄
而欽至融留之遂大燕官僚酒酣目左右收

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者在城東
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已遠或有兵眾拒戰或
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
於青州符明尋之入于海島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
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
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嘆曰兵荒方生
流毒生民將以溝瀆為棺材蒼蠅為孝子必
然之期可為痛心後二年孫息妖亂冬夏殺
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為吾
備麤莽器殞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村
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數日績觀人
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材
而訥於言論詞賦為晉中興之冠好古文奇
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於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
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笑轉禍

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戴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立林杜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璞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建武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璞以帝用刑過差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知之頃之遷尚書郎永昌元年春正月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

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作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元帝崩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掩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明帝大寧元年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二年五月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伍伯縛之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街涕行法璞未筮夢之先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定於江側兩松之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

璞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生平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卧內便直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飯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於蘇峻之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換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又注三蒼方言稽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亦數萬言所載多同音字

臣道一曰郭璞之答王敦止奸臣賊子之心也王敦處大將軍之貴親晉室之微欲行及嗟可謂可欲而不知足者璞冀說止之觀其辭曰若將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郭璞豈非以斯道自任而冀回奸臣賊子之心乎道德經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欲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此誠郭璞止王敦之意也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苦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頽然箕踞傍若無人周顛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周顛度亮桓溫劉恢共歎曰文舉雖無賢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晉成帝咸和元年懇求還山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輒感懸崖未嘗見請之山人徐凱師事文舉受錄錄上將軍吏兵見形於凱使役之又令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為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即隱惟餘錄吏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等守太上錄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輝銳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書若

葉上著金雜詩金雜記後人於其所住床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識緯相似乃傳于世

臣道一曰郭文舉棲隱山林不畏猛獸觀其答周顛之問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其所養所學可知矣此所以起人之

嘆服道德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豈非郭文舉之謂乎

王質

王質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歌笑云云通云期生奕奕質置斧柯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浙東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一名斧柯山今屬衢州西安縣又廣東信安亦有爛柯山今屬肇慶府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

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漏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安帝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在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在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鄰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范豹

范豹者巴西閬中人父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為之道臨目噓漱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至桓溫時頭已班白至宋文帝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咸問先生是謫仙耶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

紂洛城頭戰前歌復舞宋文帝召見豹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兇為太子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豹豹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尸乃悔之越明年豹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忠問是誰豹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豹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道氏陳辭得旨與戴矜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宋文帝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抄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扶梁翼船若若電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腫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

輒來投榮榮為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乘白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手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尼子作牽車三詩類乎讖緯宋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化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誅口不輟嘗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於巖村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惟竹杖爾宋孝武帝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邊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問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溫酒頰服之臺將還都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嚴東

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年四十餘齊高帝建

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遊嘗自悔若愚衣弊履穿惟齋一瓢亦無經書及與之談論所造深博而聲音清徹聽者駭異其為笑傲歌謠和先混迹時人皆知非常而飲尚之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援筆注靈寶度人經辭不待翰窮日而終乃入溧陽餓山中後亦不知所在

王靈輿

王靈輿者九江道士性和緩而勤於道始居五老峯夜有神人謂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中則不能成既有飛昇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為土地積行以為羽翼苟非其所則魔壞其功道無由莫矣靈輿問可獲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鄰岫可以沖天矣遂遷衡嶽中宮凡一紀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群仙下迎於壇所而昇天宋徽宗賜號通微集虛大師

雙襲祖

道士雙襲祖字仲遠梁時吳人也始居南嶽

後遷九嶷山潛心於道以求度世嘗謂誠素所至高真必通遂刻志誦黃庭玉篇因作黃庭觀使弟子居之自棲於白馬巖一日歸觀沐浴閉室而坐凡七日不出弟子驚異開視之忽然輕舉道仙懷於木杪時唐太宗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巖中卧席後百餘年皆不壞

詳見南嶽總集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居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寂然若無所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然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隱居欲師之闓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且謂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俗得非有過致然幸為我討之他日見論闓於是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後三日密降而言曰先生之陰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

草以蠱蟲水蛭之類為藥功難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投蓬萊都水監隱居復以金石草木藥可代物命者別著本草三卷以贖其過後果解形而去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漢元

淳安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寇謙之

天師寇謙之字輔真上谷平昌人後魏刺史讚之弟也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飛昇號明真先生仁之孫曰雋亦乘龍而去父馮翊為河東太守以秦符堅建元乙丑歲七月七日生天師年十六長八尺有餘至十八歲乃傾心慕道幽感上達有仙人成公興備於謙之從母家因易之使墜田一日於林下算周髀不合公興因教之應手而成謙之乃嘆責有頃忽謂謙之曰法師有意學道可相與為隱乎遂與之遊華山常採藥食謙之自此不復飢又隱於嵩山數年一日謂謙之曰某出當有人將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毒蟲臭惡物乃恐懼而出公興還具對公興嘆曰法師未易得仙但可為王者師復曰某不久留翼日午時當去公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公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